

跑者

這是第幾圈了？他似乎不大關心，只在意自己是否位於正確跑道上。

這是一座操場，他身上沒有穿戴東西，例如耳機、手錶、計步器等。他一路沿著鋪設好的跑道向前，無論直線彎線，無須參雜價值判斷、理念訴求或響應口號，也不需要競爭對手或陪跑者決定速度快慢，只要按照既有節奏，逐線往返。他自認這是生命中最純粹、喜悅的一段。每當放學鐘聲響起，這座小學的操場便開放給友善的社區居民使用。他想他也是其中之一。

他跑著，全心全意地跑，像是不曉得起點終點。有時被誰瞧見那專注的神情，逼近信仰的高度，由衷發出讚嘆；也不乏嗤之以鼻，語帶輕視者；更多的人們視若罔聞，像是萌生在操場中央的草叢參差，時而踐踏，時而繞過。他不在意，自有記憶以來，他就這麼跑著，一步一步，聽著腳底傳來的脈動，彷彿地心深處有生命正在形成。他並不恐懼，跑道上除了他一人，什麼都沒有。他一邊跑一邊感受天上的雲，地上的光，吹過臉頰的風，以及從遠方海洋捎來的微微濕意，有股無形的力量，聯合指引一條明確的方向。他，只要負責前進。

分不清楚是長年保持的運動習慣，還是天生流著轉動的血液使然，到了後來，竟被視為一種怪異的修行。幸好這些理由對他而言並不重要，並不急著弄清楚，急著想弄清楚的是他的母親。一開始是定點旋轉，後來演變成每天繞著圓桌走動，非得繞上好幾圈才停止。聘來的特教老師判斷是一種固定重複行為，疑似自閉症，對憂心忡忡的母親提出建議：讓他去跑操場呀，訓練運動專長，順便接觸人群，栽培成為殘障奧運選手呀。他記得母親生氣甩掉老師的手；也記得母親最後還是牽起他的手，踏進這座小學操場的情景。那時他刻意選在中間第三跑道，小心翼翼起跑，嚴防踩線，終於氣喘吁吁跑完一圈時，母親張開雙臂在終點等候，這是他第一次嘗到跑完整圈的喜悅，從此難以自拔。後來他的自閉症到底治好了沒有，後來他到底成為優秀的長跑選手了沒有，沒有幾個人關心。後來，母親離開世上很久了，他還是沒有離開跑道。

他就這樣踏出第一步，毫不猶豫，從第一圈開始便無法停止。就像降落的雨水，終將返回天空。第二圈，第三圈，第四圈……，每一圈的風景看似相同，也都不相同。他感到有點不安，注意到那些回不去天空的雨水，漸漸在地面匯聚一灘水窪，不知何時漫延一片，無邊無際深不可測，裡頭孕育什麼，開始有了動靜。起先他被弄得神經兮兮的，越是埋首認真跑，越能聽見在跑道上窸窣響起的，不

只是自己的腳步聲，而是來自驚天動地的寂靜。

該怎麼形容那種聲音呢？從深沉的海面探出頭來，緩緩爬上陸地；或者為了離開地表而展翅撲拍。那是誰送出的拋物線，流暢連結兩界之間，他深深著迷並困惑著，竟吸引他跑了一圈一圈，又一圈，每一圈的意義大不相同。他頓時意識到，這段跑道從來不被誰獨享佔有，而是開放為其他個體所共有。於是他一邊快跑，一邊點頭同意，忽然一隻小型爬蟲類從草叢竄出，橫越跑道，旋即隱沒在校園角落。眼尖的他，瞧見那尾蜥蜴頸部有著橘紅色喉囊，快速在腦海搜尋瀏覽過的新聞標題，一字不差準確讀出中文名稱：「沙氏變色蜥」。來自古巴，近日大幅佔領本島，每公頃數量高達上萬隻，威脅原生物種。為了不讓本土蜥蜴消失，政府聯合當地學校發動捕蜴計畫。他記得有一陣子，鎮上的小學生忙著背九九乘法表，也忙著抓蜥蜴。

操場上出現古老的陸地脊椎動物並不稀奇，稀奇的是牠們如何渡海來台？他以為世界很大，卻也渺小得不可思議。專家說，這與人類頻繁使用交通工具的現象難辭其咎。他繼續跑，並未打算停下腳步捉捕一隻，好向政府領取獎勵金；倒是很想與蜥蜴商量交換秘密。根據科學研究，恐龍由三億年前石炭紀時期的蜥蜴演變而來，也許牠們對於六千五百萬年前的真相知曉一二。他加快腳步，尋找第二隻蜥蜴，跑了好幾圈仍無所獲；卻在操場邊緣發現一個小窟窿，野狗正張開利嘴拉出一截鮮豔的塑膠。他憶起曾經存活在世上的，竟永遠消失了；也有消失不了的東西，亙古如新。牠們到底去哪裡了呢，沒有人知道去處。規律如常，沒有人可以預測誰會被留下來，負責繼續往前走。

他決定再跑一圈。

跑道上再度出現影蹤。不再是匍匐地表的低等脊椎動物，牠們擺脫蹲踞，學會直立，演化為高等靈長類，創造社會結構與情感表達方式，懂得裝飾、分辨美醜，發現需求與供給的經濟問題，不斷製造或解決更多複雜的問題。此時，一個女人從跑道彼端迎面跑來，步姿漫不經心，時而低頭檢查手機，擔心自己被世界遺忘。他抬頭驚覺，跑道越來越擁擠了，移動著一個又一個螢光人，那是尚未編碼的新生物種嗎？他們似乎不習慣正眼對看，擅長躲在五光十色的屏幕背後不停眨眼，散發出焦慮的光芒。除了螢光，埋伏城市周邊的 LED 燈也將操場跑道照亮，世界的輪廓如夢境攤在眼前。他的確看得更清楚了，卻感到疏離。

即使天空，還有比星星更亮的飛機光軌，毫不猶豫劃過天際，承載著所謂旅行的意義，璀璨的希望與夢想，抵達最想去的遠方。幸好他不必去遠方，旅程已

詳細規劃在眼前的跑道，腳下的土地。「每天只知道跑步有什麼用，跑得到非洲嗎？」他緊閉嘴唇，沿著操場跑了一圈又一圈，看盡每一圈的風景，每一次感受都不相同。他不需要離開這裡抵達他方，才能證明自己的人生已經往前走。當遠方在長長的跑道上等待，一架接一架起飛、降落，再遙遠的目的地都去得了，卻不一定能抵達曾經充滿歡笑的舊地。深諳行銷手法的航空公司，總是向精打細算的旅客拍胸說明，自己與他們站在同一陣線，鼓吹對方認同累計里程加贈里程的聰明方案，好兌換更多的里程數，足以環繞地球好幾圈。他顯然落後太多。

這條跑道似乎更長了一點，他急起直追。

為彌補國際觀不足，了解世界有多大，他曾經攤開世界地圖，尋找自己居住的島國。首先是太平洋，大島小島在海面上載浮載沉。他很快辨認所居住的島，還認出一座名叫「吐瓦魯」的小島。那是莫拉克風災過後，新聞反覆放送友邦國家如何慷慨解囊，甚至創下世界外援比例高逾1%GDP，讓他印象深刻。美麗的環礁小島，擁有無比富裕的心靈。

敏銳的他也發現最新版的世界地圖，每隔幾年總是大幅修訂。冰川、湖泊、海岸線持續縮小消失，世界的輪廓被擦拭、重繪。一幅海平面上升模擬圖，預言未來海水上升五十年後的模樣。他不敢相信，那座美麗的環礁小島將首先沉沒；腳下的土地線條，亦破碎模糊難辨。屆時，他勢必無法再依賴島上的操場。為了繼續跑下去，他甚至願意遵守里程累計的遊戲規則，央求無遠弗屆的航空公司載他一程。只是，當陸地面積日益縮減，旅客已累積足夠的點數，一片汪洋中，我們要去哪裡，能去哪裡。

已經第幾圈了？人潮不斷湧上，卻也像海浪瞬間退去，他開始分不清誰是誰，也分不清自己的腳步，是前進還是後退。讓他不忍卒睹的，往往不是既恐懼既生氣、悲傷又絕望的臉色，而是一種面無表情的漠然：擁有並不感到快樂，捨棄卻不感到心疼。沒有人願意相信，簡單的小事可以帶來改變，也不相信誰可以拯救誰。他想起首次跑完一圈的喜悅，站在盡頭的母親，已經等待很久了吧。那時他年紀尚小，經過無盡晝夜交替，如今他不確定自己幾歲，也不曉得跑了多少圈？科學家認為他尚有 75.9 億的壽命，但在神學家眼裡，他還是個年輕小伙子呢。只是，他最近感覺自己越跑越慢了，儘管微秒之差，卻是不可逆轉。他甚至聽見身體內部，各有不同的時間滴答作響，可能來自一座醞釀的火山，一道漲滿的海浪，一片承受不起的板塊，一顆蠢蠢欲動的人心。

最後一圈了嗎？他忍不住放慢腳步，好讓時間拖久一點。他依然全心全意去

跑，感受每一次日昇日落，終於明白起點即終點，每一圈是最後一圈。

他向前跑，直到無人看見他消失在跑道盡頭。